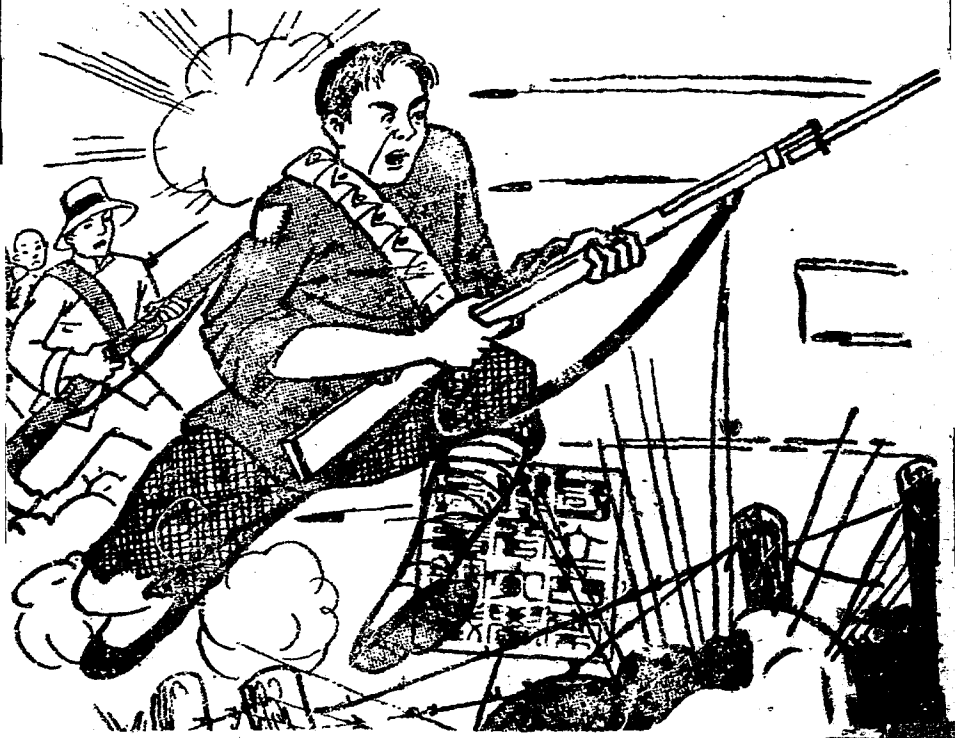


丁郎約三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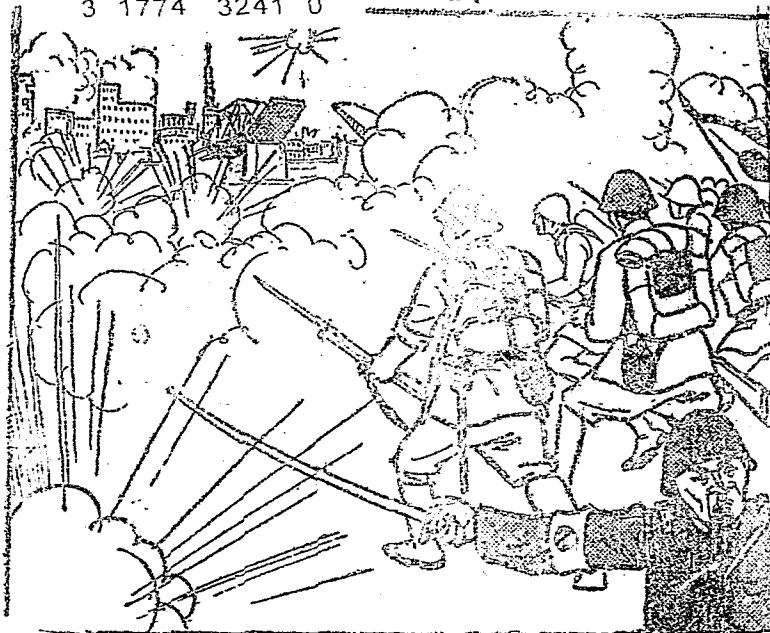
時時通俗物
61
種乙



3 1774 3241 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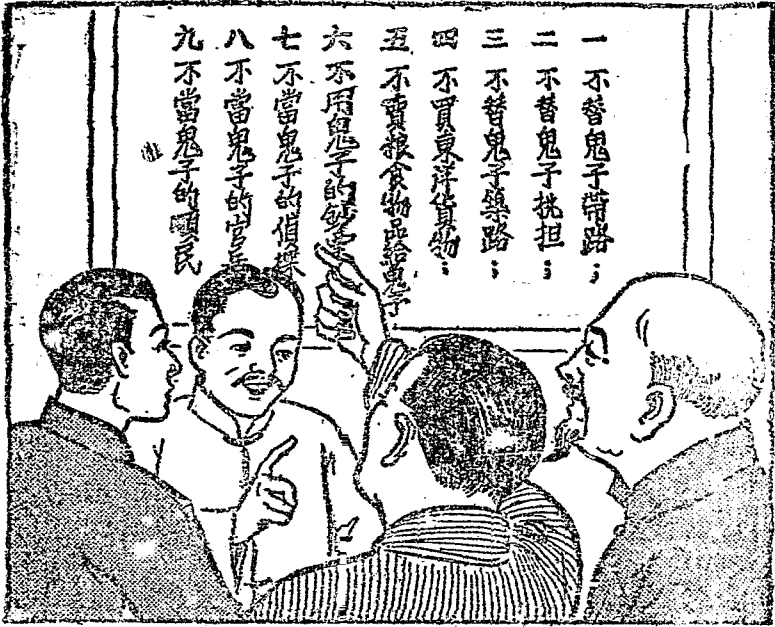
MG
I246.8

31



丁郎約三事

話說東洋鬼子，興兵動卒，來侵犯中國，忽一日佔了廣東省的廣州。廣東廣西兩省，唇齒相依，接壤交界。鬼子貪心不足，順着珠江，再往上攻，一心要進廣西。那廣西可不是好惹的。大家都道：鬼子要來，先得準備。怎樣準備？不必細說。只說那廣西省政府當局，恐怕有無知的人，在敵人到時，為敵所用。因此頒下九章國民抗敵公約，要老百姓遵守。不知道的要教他知道，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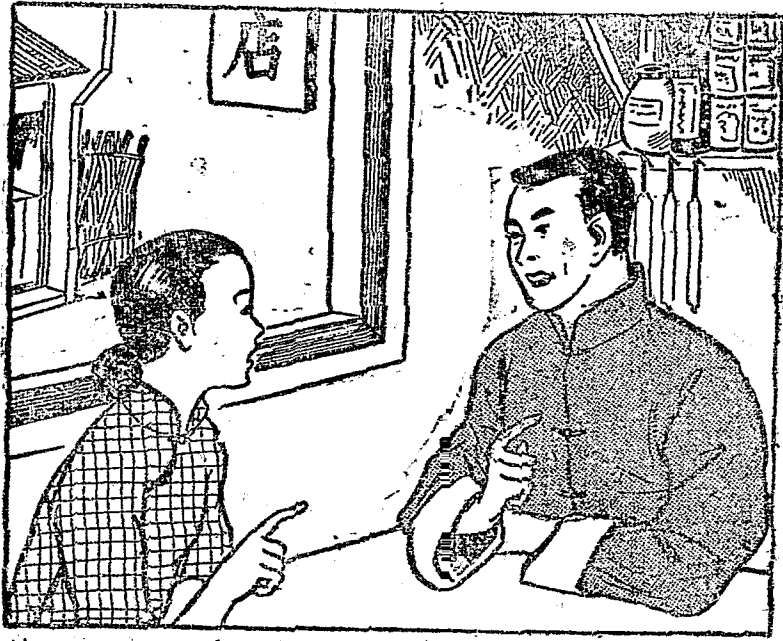


- 一 不替鬼子帶路；
- 二 不替鬼子挑担；
- 三 不替鬼子築路；
- 四 不買東洋貨物；
- 五 不賣糧食物品給鬼子；
- 六 不用鬼子的鈔票；
- 七 不當鬼子的偵探；
- 八 不當鬼子的官兵；
- 九 不當鬼子的順民。

道了的就要他辦到。係這是那
九章？啱啱啱：

- 一 不替鬼子帶路；
- 二 不替鬼子挑担；
- 三 不替鬼子築路；
- 四 不買東洋貨物；
- 五 不賣糧食物品給鬼子；
- 六 不用鬼子的鈔票；
- 七 不當鬼子的偵探；
- 八 不當鬼子的官兵；
- 九 不當鬼子的順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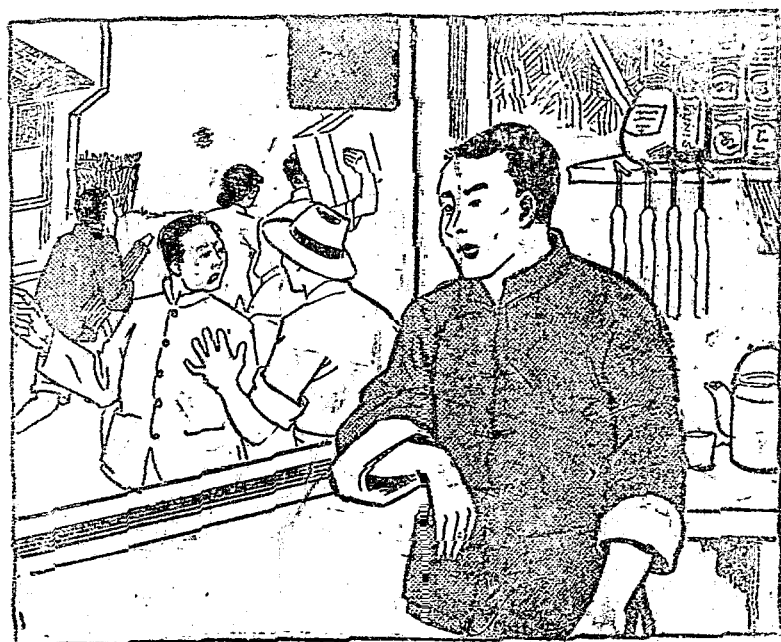
諸位，上面九個不字，總括起來，無非是要我們老百姓在鬼子來時，不給他東西，不接受他給的東西，不替他做事



賣力，免得受了他的欺騙不算，倒反讓他攻城奪地，殺人放火，更加便利。我們老百姓，倘若大家都能依着這九條做，鬼子就是佔了我們一些土地，也站腳不住。要不然，那麼鬼子給我們吃的苦頭，真數不清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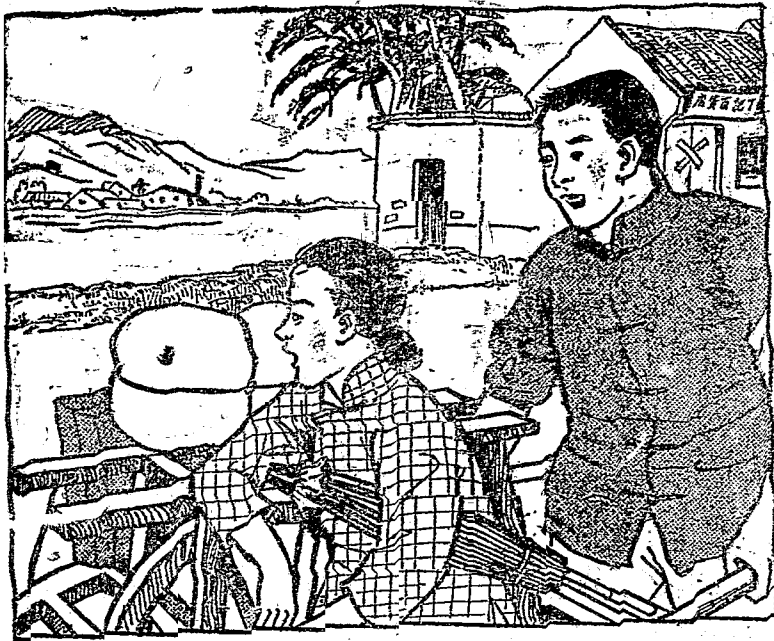
諸位若有不信，且聽我道出一個故事來。

話說廣東三水縣，有個人叫做丁郎，他本是廣西梧州人。只因父母雙亡，家道衰落，流落到三水，做小買賣為生，漸漸的開出一家小雜貨舖來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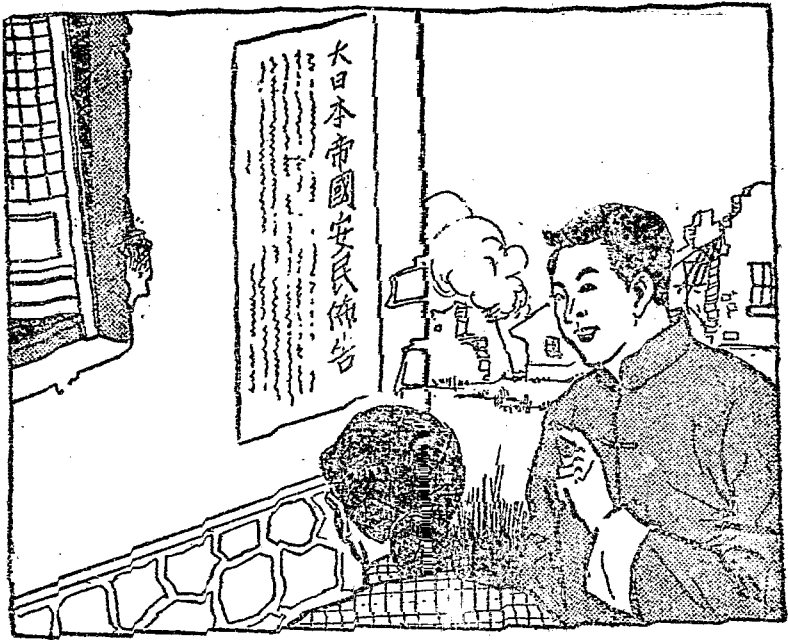
倒也吃穿不愁。看看有了點剩餘，便娶了張家莊張姓女兒為妻，夫婦兩人，很是合得來。

忽一日，東洋鬼子佔了廣州。三水的人，都驚慌起來，有的說：『鬼子窮兇極惡，不如先逃，免得受殃。』有的說：『逃有屁用？離了本土，那裏過活？還是投入自衛團去攔起槍桿兒，跟鬼子拚。只有叫鬼子在三水站不住腳，我們才站得住。』逃的逃了，投自衛隊的投自衛隊了。獨有那丁郎，却自個兒尋思道：『我捨不得這小雜貨舖兒。還有妻子，』



肚裏懷孕已有五月。那裏逃？也那能去插槍？不如看看再說。若是縣城裏打仗住不安穩，就到鄉下丈母娘家裏去住一陣。雨過天青，總有一個平靜日子。』

風聲越來越緊。鬼子兵越迫越近。丁郎不敢怠慢，將鋪子裏值錢的東西，細作一太包，借一輛車，叫妻子張氏坐着，封了鋪門，直推向張家莊丈母家而去。一路妻子嘆氣。丁郎反勸慰道：『不必太愁。打仗過了，還不是一樣的可以開鋪過日子！鬼子得了三水的未



下，難道就不要百姓了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做個良民，有何不可？」正是：

愚人不知鬼子狠，
一團幻想做順民。

却說那東洋鬼子在三水跟我國軍隊打仗，我國軍隊轉移陣地，鬼子進了三水。三水的老百姓，都跟自家軍隊退了。只剩幾個漢奸厚臉留在城裏。那鬼子兵要糧要草，怎能沒人？便一面假裝佈告安民，一面叫漢奸到四鄉去，騙百姓進城來繁榮市面。那安民佈告直貼到張家莊。丁郎見了，歡喜不



盡，對妻子道：「可不是我有先見之明！招撫我們來了。且讓我先進城去，安排一下；聽說東洋兵見了女的強姦，雖是傳言，也不可不防，你且在這兒多住一回，我進城看看再說，好、便接你進城，不好時再作計較。」張氏點頭道好，還囑咐道：「我看鬼子不是好東西，你進城可要小心。」夫婦分手，那丁郎帶着貨物進城去了。

且說那丁郎進得城來，滿目淒涼，走三四步看不見一間好房子，都燒壞了。紅眼野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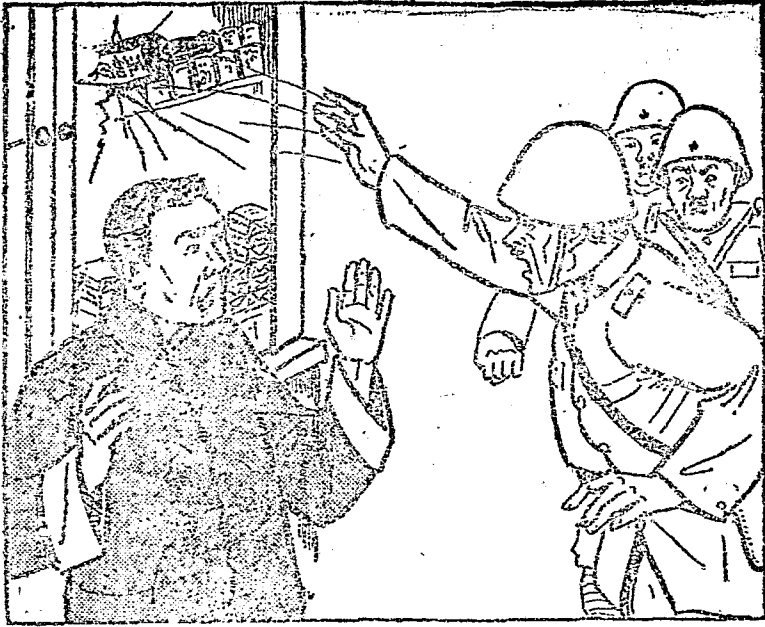


，到處亂竄，屍莫撲鼻。那黃衣裳的鬼子，滿街橫衝直撞，都是喝得酩酊大醉，踉蹌踉蹌的在街上亂跑亂叫。丁郎看了，心裏不是味兒，躲躲閃閃到自家先前的那條街上，看時，還好：想是那舖房不大像樣，沒有受到損傷。丁郎稍領歡喜，便進了店門。舖子裏烟塵陡亂。那丁郎揩揩抹抹，搬搬弄弄，半天才成了個樣兒。坐在店門口歇一口氣。只見有幾個過路人，跟自家來時一般樣，拖箱帶籠，原來也是受了漢奸的誘騙，進城來『繁榮市面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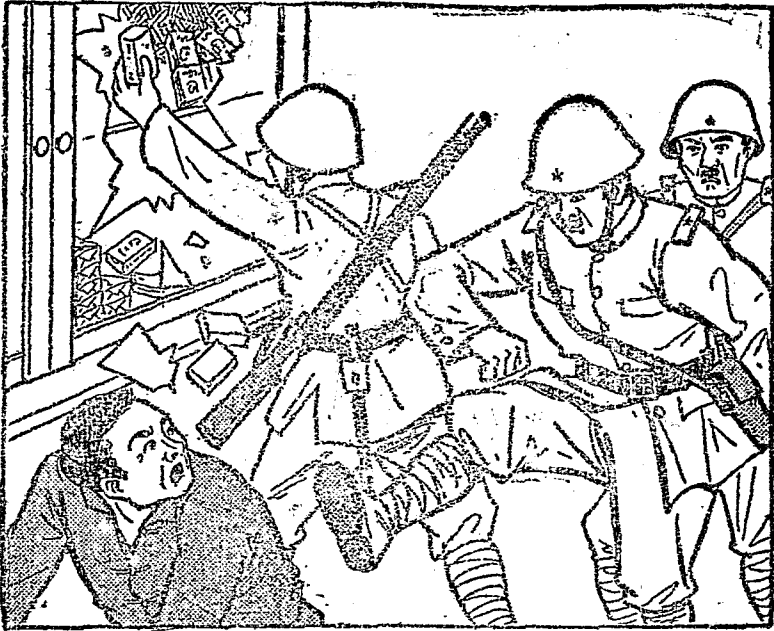


的。丁郎看了，想道：我還有不少存貨；早些開張，可以早些出脫，不要落了人家的後。便把那塊『丁記百貨店』的招牌，掛出門去。

不多時，果然有三個日本兵撞進來。全是身穿黃軍服，頭頂黃軍帽。也有帶手槍的，也有帶盒子砲的。為首一個，賊頭賊腦，一走進門就大嚷道：『塔拔古！塔拔古！』列位！日本人稱香烟叫『塔拔古』，那丁郎那裏懂得？當下目瞪口呆，不知奉承什麼才好。那日本兵又連嚷幾聲，丁郎慌張



，心想：剛才看見街上的日本兵都喝得七顛八倒的，這傢伙莫非也是要酒？便從廚裏拿出一瓶上品五加皮來，獻到那日本兵面前，吃吃的道：『這個，這個。』不防那日本兵大吼一聲，順手奪下酒瓶來，劈臉向丁郎砸去，丁郎哎喲閃開，那瓶兒直向身後的玻璃廚飛去，撲哧噲啷，玻璃碎得滿地。那日本兵沉不住怒氣，關不住喉嚨，呱的一下，吐了一地宿酒宿菜。原來他早已喝得酩酊大醉，那裏還要丁郎的五加皮！丁郎在旁，也來不及心疼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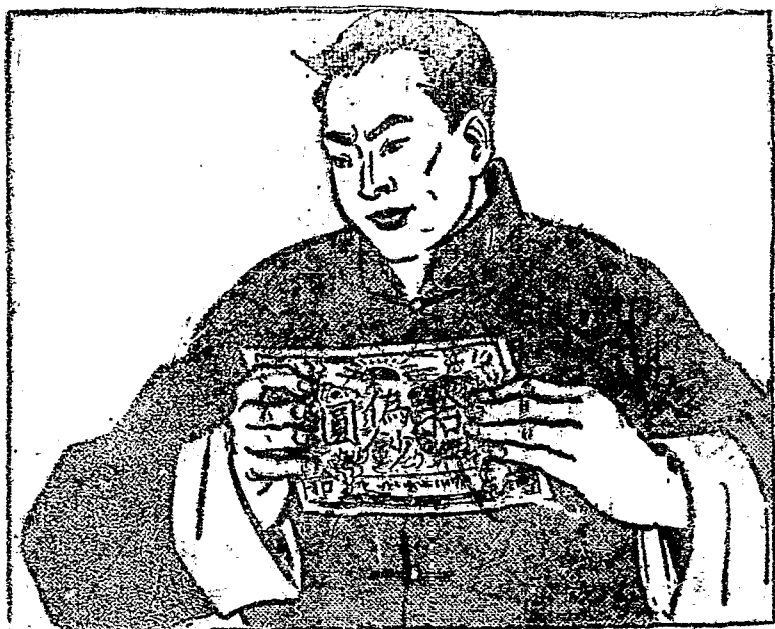
玻璃跟五加皮，只是索索的發抖。正在沒法，旁邊的一個日本兵搶步到了丁郎面前，把他推倒一旁，自管自從廚裏拿了幾包香烟，分給那兩個，拉了他們便走。那砸丁郎的走了數步，還過身來，用手槍口對着丁郎，八格八格的罵了幾句；這才跟踉蹌蹌的去了。當時丁郎嚇得呆了，直到鬼子走遠，才敢直起身子來。一面收拾玻璃，一面懊喪道：『好晦氣！日本兵這樣蠻橫，看來這買賣做不下去了。還是到鄉下去吧。』却又轉念道：且慢。這三個



是喝醉了的，不醉的怕要好些，何不再試他幾天再說？想來想去，定要把小舖兒再開下去，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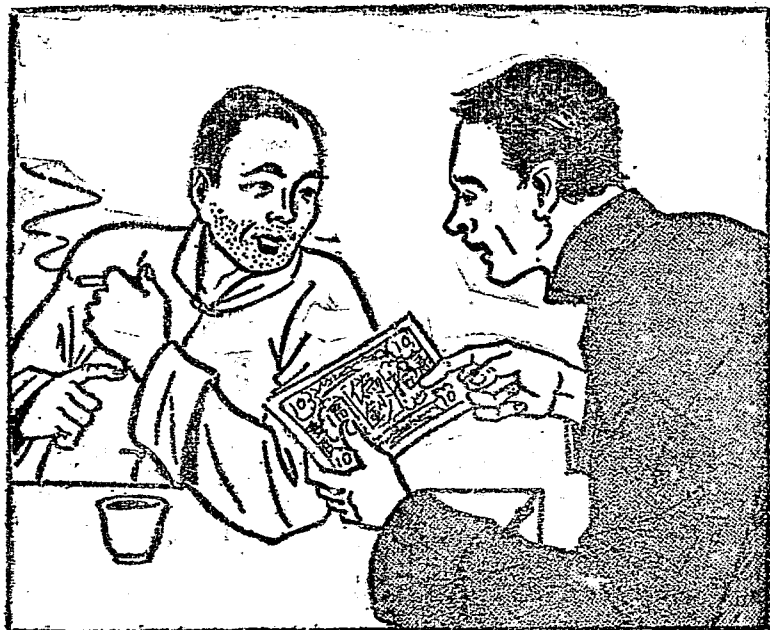
不到黃河心不死，
苟安偷生是禍根。

一日捱過，第二天早晨，
丁郎才打開舖門，便有一個日本軍官前來。那日本軍官也是買烟，一氣要了二三十包，將一張鈔票交丁郎。說道：「十塊十塊，客客氣氣！」那丁郎是個近視眼，粗粗一看果然是十塊的鈔票；生怕軍官多心生氣，所以不像平日那般細細辨



認那鈔票是真是假，隨手收了，拱手道謝。等那軍官走了，才敢拿出來重新細看。不消猶可，一看時，那丁郎正本住連連躲脚。你道怎的？原來那日本軍官付的鈔票，不是中國銀行，也不是交通銀行，更不是中央銀行，却是一張怪鈔票。那丁郎想道：我做買賣好幾年了，從不曾見過這種怪鈔票，定是假的！當下趕出門去，想追那軍官調換。那日本軍官早不見了。丁郎好不喪氣。正要回店，對面來了一人。但見

他：



未曾開言先帶笑，
彎腰作揖又鞠躬。

不是別人，先前是魚行老板，丁郎曾在他行裏批過貨，現在却當了漢奸，叫做楊刮皮的便是。那楊刮皮招呼道：「丁郎幾時進城來的？」丁郎道：「原來是楊老板！」便拉了到舖子裏說話。一會兒，丁郎便拿出那鈔票來給楊刮皮看。楊刮皮道：「放心放心！這是日本人的軍用鈔票，一樣使用。」又道：「日本軍官可是好。買東西給錢。他拿三十包烟，給十塊錢，那裏再有這樣好主顧



『列位且住。你道這楊刮皮說的可是真話？日本軍官真是好主顧麼？原來這是日本軍官的詭計，楊刮皮的謊說！東洋鬼子到了中國，到處搶劫，中國百姓有目共睹；鬼子到了三水，三水的老百姓跑了個精光，弄得沒手篩鐸，因此想下一條詭計：凡進城的，先給一點假公道，籠絡人心，好讓老百姓都進城替他辦事，『繁榮市面』。等到人多了，狐狸尾巴自然又會顯出來了。這就是那日本軍官給十塊錢，漢奸楊刮皮說他『真好』的道理。那丁郎



是個近視眼，那裏看得到遠處？當下聽了楊刮皮的話，連連點頭。楊刮皮道：「丁郎，我魚行裏新到一批海貨，是上等的鹹魚，又好吃，又便宜。訂包票是個好買賣。你趕緊批買一點，現批只取你對半價錢。」說得天花亂墜。丁郎大喜，第三天便把帶在身邊的存款，拿出一大注來，交給楊刮皮，批了大堆鹹魚到鋪子裏來。那鹹魚像小山一般堆在鋪子裏，丁郎心想：這回我可要大賺一筆錢了。

不料幾天以後，中國軍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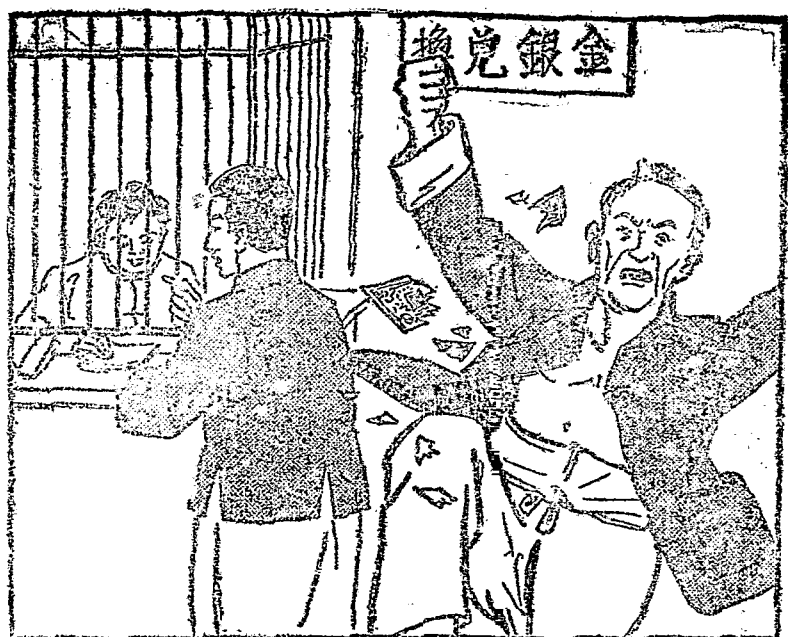


奮勇反攻，把東洋鬼子從城中趕出，收復了三水。漢奸楊刮皮逃得無影無蹤，鄉下的老百姓像潮水一般湧進城來，重理家業。那丁郎看見城裏人多了，止不住歡喜，心想：我這批鹹魚，可以出脫了。便把鹹魚堆在店門口叫賣。大家聽他說是好吃又便宜的鹹魚，都來看貨，店門口聚了一大堆人。有的說：『這魚好生奇怪，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魚，想來一定是外國貨。』有的說：『一分價錢一分貨，這魚這樣便宜，一定不好吃。』正在你言我語

；只見人叢中跳出一個人來嚷道：『這不是東洋貨是什麼？』衆人聽說是東洋貨，都氣憤憤的說道：『好沒志氣的人！東洋鬼子害得我們這樣，還替他們賣東西！』一個個掉頭走了，誰也不買他的。那鹹魚還像小山一般堆着，原封不動，丁郎一個本錢也沒有撈回。正是：

東洋貨色賤不得，
賺錢不到把本賠。

且說那丁郎總以為販那鹹魚，是棒絕好買賣，所以把一注大款，去批了貨。想不到被大家搶白一場，一條也賣不出去，不但沒有賺錢，反而賠了老本。想了半天，這才明白是受了漢奸楊刮皮的騙。丁郎懊喪道：『飲了這麼大一注本錢，這小鋪兒看來開不下去了。罷罷罷，且回到鄉下跟妻子商量，再作計較。』便收拾店鋪，想去鄉下。臨走時候，忽然記起那日本軍官給的十塊鈔票，還沒有動用。那丁郎心想：『整十塊的鈔票，到鄉下去化不開，不如先掉開了。便到錢舖裏去掉換。』列位，你想想那丁郎好糊塗！那日本軍官給的鈔票，是日本軍隊裏用的軍用鈔票，那三水已被我中國軍隊收復了，誰願用牠？誰敢用牠？那錢舖裏自然搖頭不兌。那丁郎眼看那十塊錢鈔票，白白的成了廢紙，好不氣憤，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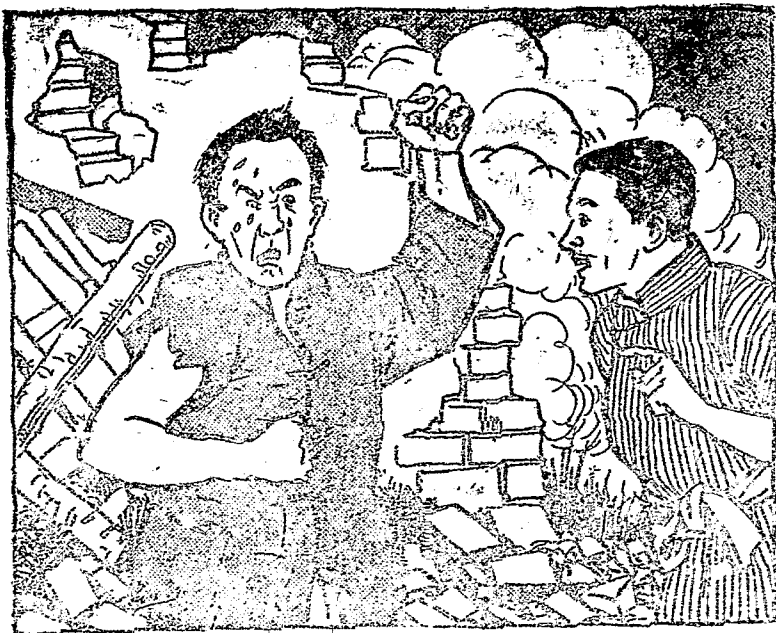


下把那張鈔票扯得粉碎，扔在地下亂蹀，道：「東洋鬼子！你可害得我好苦！」氣憤憤出城去了。

俗言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那丁郎到了鄉下，過不幾天，那日本軍隊又來攻打三水，路過張家莊，把丁郎捉到軍隊中，逼着他挑担推車，搬運軍火。那丁郎雖還年青，却是一個坐慣舖子的，那裏做得來苦工？直做得腰酸背痛，疲累不堪。過不幾時，又被逼着送到日本軍隊的後方築路。日本兵自然種種虐待，一言難盡。丁



郎受不住，便拚着一條命，乘日本兵不防，偷逃了出來。虧得沒被發覺，一路逃到張家莊。列位！那丁郎若是不逃回來，倒也不知；一逃到張家莊，才知道已經萬事全非，有了大的變故！你道怎樣？原來那路過張家莊的日本兵，見了丁郎的妻子張氏有幾分姿色，竟要強姦。張氏不肯，那日本兵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胆邊生，把張氏和丁郎的丈母娘都殺死了；還放一把火，把張家的房屋燒了精光。那丁郎回來，只見滿地的燒焦木頭，破磚碎瓦，



去問了鄰家，方知是這般情由。那丁郎要找張氏母女的屍首也找不到。列位！那丁郎先前雖則糊塗，却到底是有血有肉的男子漢。現在知道這般情形，痛了又痛，恨了又恨，從頭到尾，仔細一想，才恍然大悟道：『我丁郎瞎了眼，把東洋鬼子當作好人。人家都去當自衛隊，我却想苟安一時。現在我好好一家舖子給攪完了，老婆丈母都給殺死了。鬼子的面目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再不去打鬼子，那能算得是一個人麼？』

正是



一旦認清真面目，
從今不做糊塗蟲！
且說那丁郎醒悟以後，便
去到三水城裏，進了自衛隊。
從此上有長官教導，下有弟兄
切磋，自然更加增了些見識；
抗戰殺敵之心，也越發堅決起
來。不久以後，那自衛隊開到
前方幫正式軍隊作戰。那丁郎
跟全線弟兄奮勇殺敵，打得東
洋鬼子大敗虧輸。只是這一戰
，那丁郎因過于奮勇，冒險衝
鋒，不幸身中三槍，一彈穿胸
，二彈穿腿，撲的倒在戰場。
救護隊把他抬到傷兵醫院，醫



生看了，搖頭嘆息，說沒救了。旁邊人低聲問他，家在何處？有無遺囑？那丁郎喘氣答道：「我的家早就斷送在東洋鬼子手裏了，那還有什麼遺囑？若說那抗戰大事，我死之後，大家自然會繼續下去，不用我囑咐得。這裏只有三件小事，要請你傳給全國老百姓知曉。」問他是什麼事，答道。「請你傳言全國老百姓，有三件事須要切記：一件是！鬼子要的東西給不得；二件是：鬼子給的東西要不得；三件是：鬼子要



你做的事情做不得。倘使人人能夠做到這三件，那怕鬼子不得敗；若不這樣做，那麽我丁郎的事，便是一個榜樣。」說罷身亡。後人有詩讚嘆那丁郎道：

人火都把鬼子攻，
 丁郎苟安想偷生；
 迫得家破人亡後，
 敵人面目方認清。
 一怒投入自衛隊，
 奮勇殺敵把命傾。
 戰死沙場無餘恨，

有圖

有文

大衆讀物

有說

有唱

三勸兩面派

蒙古志士韓宇春

吉成五反正除間諜

送子從軍

戰垣曲

彭鐵匠

鄭求君立功入伍

望海窩劉江殲敵寇

華僑賣花報効祖國

牧羊人卜武獻金

百顆人心祭

壽陽縣東鄉投誠

偽縣長自投羅網

王翠芳上工

大破麵粉廠

七勇士

牛趕場

朱惶公罵賊

王大毛賣菜

夜襲開柵

◁ 每冊自七分起至一角五分止 ▷

各地生活書店發行

大衆讀物乙種之一六

丁郎約三事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外埠酌加郵費

印	發	發	編	著
刷	行	行	輯	
者	所	人	者	者
生活印刷所	生活書店	徐伯昕	通俗讀物編刊社	許里

重慶 桂林 香港 昆明 星洲
 上海 西安 蘭州 貴陽 成都
 衡陽 曲江 梅縣 南平 鬱林
 柳州 南寧 梧州 赤坎 立煌

版權所有 ◆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月初版
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再版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証圖書第一〇一號

活生

SKBC
4G
E246.8
31